

兰州太平歌的调查研究

刘元平

(韩山师范学院 音乐学系,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 兰州太平歌是兰州太平鼓表演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春节民俗活动中,这种以地方方言演唱、用太平鼓、锣鼓等最原始的民族器乐为伴奏的原生态演唱方式,与太平鼓舞形成一文一武,亦庄亦谐,相得益彰。由于兰州太平歌的濒危性,对太平歌的音乐形式与曲调特点以及它的表现场域等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时期的特殊民俗文化现象,探寻兰州太平歌在春节民俗活动中的文化价值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兰州太平歌;历史渊源;生存现状;表演形式;表现场域

[中图分类号] K89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4)04-0013-04

兰州又名金城,处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交汇处,为古丝绸之路重镇。经过岁月的洗礼,兰州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宗教信仰各异,佛、道、伊并存,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多民族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兼容并蓄、交融互渗的独有的文化特质,这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奠定了兰州人民淳朴朴实的文化基质,影响着代代兰州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史载,兰州“人性质朴,好勇喜猎,蕃汉杂处,各从其俗”^[1]。长期的历史发展,不断积淀着地域性的人文精神和价值,透露出兰州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兰州太平鼓与太平歌正是在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孕育出的民间艺术奇葩。

一、兰州太平歌的历史渊源

兰州太平歌是从 14 世纪末的太平鼓派生出的民俗形式。兰州太平鼓自古被称为战鼓,与兰州是古战场有关,据历史记载,打太平鼓是在元末明初朱元璋派大将徐达西征,攻占王保保城时,军士装扮成社火队,制作长筒鼓,内藏兵器混入城堡,取得胜利而出名。从此,太平鼓就成为兰州每年春节闹社火的重要民俗活动,流传至今。而在打太平鼓时人们会唱一种歌曲,有时边打边唱,有时打完再唱,这种歌曲,就叫太平歌。后来人们把兰州太平歌叫“武曲子”,之所以称作“武曲子”,是因在演唱中无任何管弦乐器伴奏,于是形成了兰州太平鼓乐舞相间、动静结合、刚柔兼济的表演形式,成为当地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之一。

太平歌词多为当地文人所编,因此文人气息浓郁,旧称“皋兰太平鼓武曲子”、“兰州太平鼓曲子”、“武歌”、“社火武曲子”,也叫太平调、太平煞鼓曲等。兰州太平歌主要的演出集中在春节期间,与兰州太平鼓在春节社火的民俗表演中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一直以来,人们以为兰州太平鼓仅是打鼓而已,当地文史专家刘英麟在“文革”前见到的兰州太平鼓“鼓经”,记载的表演由走鼓(又叫“走龙”)、棋盘击、古战阵法和太平歌四大板块组成,也由此可见太平歌是太平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太平鼓的表演中只是丰富了“棋盘击”,而被史书记载为“古代屯军遗俗”的古战阵法以及太平歌却不见了。刘英麟撰文指出:“太平歌是兰州太平鼓的最后部分,它是古代屯耕生活充满祥和、期盼和睦聚乡风的见证。”^[2]

二、兰州太平歌的生存现状

解放前曾广泛地流传于兰州多县区的太平歌,解放后声音渐微,直到现在基本上打太平鼓时已不再唱太平歌,在兰州太平鼓被誉为天下第一鼓的今天,人们已经忘了他的连带姐妹——“太平歌”。更为严重的是,太平歌作为张口即来、闭口即无的歌曲艺术,随着老艺人的离去,更加快了它的消亡。现在,兰州在世的太平歌艺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都是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太平歌正在离我们远去。

作为一种区域性特色极为鲜明的精神载体,

[收稿日期] 2014-01-21

[作者简介] 刘元平(1967—),男,甘肃甘谷县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副教授。

兰州太平歌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近些年来,兰州太平歌的文化空间日益狭小,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众娱乐的多元化,太平歌自身的发展变得难以适应民众的生活,在太平鼓锣鼓喧天的热闹表演中已再难觅兰州太平歌的踪影。一方面,兰州太平鼓属国家级非遗项目,备受国人关注,对太平鼓的研究论文及专著很多;另一方面,作为太平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兰州太平歌却被人们忽视了,对太平歌的研究寥寥无几,学术界对太平歌的研究存在严重缺失,有待重新认识和关注。

三、兰州太平歌的乐声形式

(一)演唱歌手

兰州太平歌的歌手一般都是民间文艺爱好者,他们一般见多识广,知识丰富,特别是对民间文化知识更是如数家珍,地方风物、历史人物、传说故事都是信手拈来,无不成歌无不成曲,让人叫绝称活。大多数的歌手都有着各自的师承,基本上也都是家族传承,即是在家族成员的影响下,传唱太平歌。张敏臣是兰州太平歌仅存的少数几个传承人之一,她的父亲也是位太平歌的高手,她从小就喜欢太平歌,自幼就跟着父辈唱太平歌,1953年她在庄严寺举行的太平歌大赛上凭着一首《老调新词十三月》而成名。

在打太平鼓唱太平歌时,不同的歌手的出场都不尽相同,比较随意,在太平鼓的间歇中歌手在演唱太平歌时或坐或站,没有统一的出场形式,唱太平歌的歌手服装打扮和太平鼓手的装扮并无二致,最古典的装扮是黑螺帽,耳朵边插一朵英雄花,额头中间有一小圆镜。上穿红褂子,下穿黑灯笼裤,足登白麻鞋,腰间系着黑布长腰带。这样的装扮也表明兰州太平鼓为战鼓的来源,太平歌是太平鼓舞的艺术延伸。

(二)表演形式

太平歌的伴奏乐器不多,仅以太平鼓、锣、钹等打击乐为依托,这些打击乐器都有宏大的音量,而且具有恢弘的表现力,对于招徕观众和激发观众的情绪、加强节奏、烘托气氛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伴奏器是兰州太平鼓。兰州太平鼓筒形长大,双面蒙牛皮,敲击时鼓声雄浑激越,气势磅礴。唱太平歌时敲击鼓边,声音显得清脆干练。太平歌歌手们在乐器的伴奏下,将对歌词细腻的理解与高超的表演融合一体,使整个表演达到高潮。

兰州太平歌的演唱形式大概有两种:一种为太平鼓表演结束后,一人击鼓,鼓队中的歌手即兴演唱太平歌,以四句为一阙,数阙连缀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情节。鼓手掌握着整个曲子的节奏,

歌手跟着鼓点唱曲,唱的曲子比较舒缓,这样的唱法已不多见。另一种是打完一段太平鼓后的间隙中,由一人唱一曲小令,一人击太平鼓为节拍,演唱时,先以鼓、锣、钹为前奏,歌手开始演唱。锣鼓点有两套较为完整的套路,即“三起三落”(俗称“三点水”)和“葡萄不落架”(俗称“一串儿”),鼓点和唱曲紧密地结合,时而悠缓时而急促,两者交替进行,演唱的曲子抒情性较浓,再加上鼓点的配合,极富观赏性和感染力。有专家经过具体调研后这样写道:太平鼓“阵法表演后,一段名叫‘急急跟’的打法突起,这时鼓手们旋裹在旗周围,三通锣鼓戛止后,鼓手们敲鼓边,清脆的木音中,一老者缓步队前,唱太平歌。唱一句,擂一通鼓,直到结束”^[3]。

(三)曲调特点

方言是一定区域文化形成的标志,也是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兰州太平歌是在地域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就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民间文化风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叠字,是兰州方言的一大特点,比如表日常事物的名词,只重叠这个名词,后面再加个“子”,比如:桌桌子、登登子、窗窗子等。兰州方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太平歌音调声腔的第一特色,歌手用兰州方言演唱,所表现出来的神情气韵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它特有的基调和即兴演唱的特色,有些土语化的词语加上地方方言的托腔声调的运用,衬词经过人为的加工锤炼,给太平歌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使曲调更为古朴、粗犷豪放。唱腔旋律如下:

1 = $\frac{2}{4}$
a (上句)

1 5 6 | 1 5 6 | 5 3 6 | 5 3 2 | 2 3 5 | 5 2 3 |

b (下句)

2 3 1 6 | 5 - | 1 5 6 | 2 2 5 | 5 6 1 | 1 6 |

6 6 6 | 5 3 | 5 5 5 6 | 2 - || (x x | x - |

x x | x - | x x | x x | x x | x -) |

微 商 羽

兰州太平歌的唱腔只有上音、下音之分,结构相对简单,多为两句式,同一曲调多反复演唱,2/4拍子比例较多,其次是4/4拍子。旋律调性主要在商调式和徵调式之间游弋,最终往往靠结束音来区别最终的调式主音。旋律多为四五度跳进(偶尔有八度跳进)。旋律落音之间主要为四五度的功能关系,如上下句之间徵音与商音呼应(见谱),乐句内部有时表现出以羽音和宫音为中心的短暂现象(如谱例圆内音)。而乐句的长音最终落在徵、商二音,有时也会落在宫上。双四度框架2-5-1是西北地区民歌的典型音调,也是西北地区汉族音乐之音调结构的核心和源头。其唱词为韵文体,多为七言句式和十言句式,韵脚比较严格,

分上下韵,上仄下平,讲究一韵到底。在演唱过程中,艺人们往往根据需要常使用衬字和垫句,随着演唱场合的不同,情绪的热烈与平和不同,曲调也会有临时性的微小变化。

四、兰州太平歌的唱词

太平歌词中数量最多的是那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歌词,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清代的太平歌唱词内容,已经明显有了市井街巷气息,变为一种更适合普通民众传唱的曲艺形式。这些歌词的文学性和可欣赏性都比较高。20世纪50年代,兰州太平歌以新编曲目《海瑞罢官》、《解放兰州》、《红旗插上狗洼山》、《地主恶鬼》等使太平歌的演唱蔚然成风。太平歌现存的演出曲目有《三国》、《孟良盗墓》、《茉莉花》、《黄巢灭大唐》、《黄统领打兰州》、《吕洞宾访仙》、《水漫岳家庄》、《兰州蔬菜》、《十个字》等。题材涉及“三国”、“水浒”、“隋唐”、“说岳”、“二十四孝”等传统历史故事,以及“十二月”、“拙老婆”、“灰老鼠”等以节令时俗、生产活动为内容的诙谐幽默的民间故事等,可谓是研究民俗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

太平歌正是在兰州方言的土壤里,散发出乡风土俗的奇光异彩,承载着千态百状的民间习俗。《兰州蔬菜》片段展现了兰州作为瓜果城的风貌,故事情节取自老百姓平常的生活,诙谐幽默引人入胜,在歌手肢体语言和兰州方言的配合下,唱起来更加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形象生动灵活:

西瓜本是菜王府,它和金瓜商量要搬兵。
搬来葫芦大将军,倒把金瓜的脸气肿。茄子地里父子兵,辣子地里吊吊兵。红萝卜地里的埋伏兵,闷头子番瓜不吱声。且莲它在盖堞上,黄瓜架上停一停。韭黄子百合齐鲜嫩,正月里卖的是羊羔葱……。

牙牙油,树叶黄,哈密瓜瓜为了王。西瓜地中大将军,番瓜田里传将令。调来了山后的老沙葱,地搭菜满川把营扎。蕨菜将军把手伸,心闲无事的嫩扁柏,它在石崖头上站。这才是瓜果蔬菜点将的表白。

唱词幽默诙谐,根据蔬菜瓜果各自的特征,用拟人手法,编排为兵将布阵,反映了兰州作为军事重镇的文化心理积淀。

《拙老婆》是兰州太平歌里著名的曲目,故事诙谐幽默。内容片段如下:

灯棚底下有一个张三哥,二细的草帽偏戴着。背上银子二百多,一心要说个俊老婆。各州的府县访者说,一说了个拙老婆。娶者家里拜天地,一进洞房屁儿多,坐在炕上一股撮。三天擀了个试刀面,糊糊粮浆一大锅。

张三哥取了个毛兰布,拿到家里缝衣服。一剪剪了半个月,一缝缝了一月多。一个脖子两个领,两支胳膊三支袖,脊梁里缝了个大背锅,前头缝了个大豁裸,尻子底下缝给了一股撮。张三哥穿上街上浪,人们一见笑呵呵……。

从《拙老婆》的段子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方言的俏皮、可爱、形象、生动,这些语言都是兰州地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演唱时歌手用了特有的地方唱腔,表达了丰富的地域气息。解放后,太平歌的演唱得到延续和发展,增添了不少新的形式和内容,多为歌颂新社会,祈愿新生活,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鼓声锣声停一停,我为乡亲唱太平。一唱邻里无纠纷,家家安乐山水清。二唱婆媳和睦好,兄妹妯娌感情浓。三唱四乡无闲田,粮多柜满乐盈盈。四唱父母好茶饭,尊老爱幼是根本。五唱诸君无大病,拉扯子孙走得稳。我谢天地赐太平,代表乡亲请新春。

五、兰州太平歌的表现场域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4]我们考察太平歌的表现场域就是指它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但不是一种对社会单纯的时空分割,而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特征因子在其中的具有社会性的文化“场域”。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民俗文化节日,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场域”中得以延续和保护。在这种传统文化活动的场域中,民众的民俗生活与节日巧妙结合,太平歌就是在这样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活动所依附的环境场所中得以延展。唱太平歌是兰州人过去数百年来春节民俗活动中的主要内容,人们在这一重大的节日里打太平鼓唱太平歌,除了愉悦精神、宣泄情感,还带有民众祈求丰收和企盼吉祥的良好愿景,民族的精粹都展现在完整性的节日活动之中。正如日本民俗学者樱田胜德所说:“节日是平时生活的轴心,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5]孔子曾就当时乡民借蜡祭奠狂欢的情形阐释节日的作用说:“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从太平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家庭、邻里关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春节的节日活动中,由于参与的民众多,影响面广,太平歌的正能量传播是巨大的,对规范人们的道德情操、社会伦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传统的节日与民众的民俗生活构成和谐的一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场域。解放前,每年正月初六一过,社火表演一结束,兰州市的街头巷尾包括三县五区的村道广场就变成了演唱太平歌的主要场所。在兰州市最为红火的首推隍庙巷、鼓楼巷、道升巷、桥门街、会馆巷等处,人们聚集在这里,摆弄锣鼓,演唱太平歌。解放后,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前后,是大唱太平歌的时节,吸引了大批爱好者,举办的地点就是兰州庄严寺。在兰州市郊农村,打太平鼓成为春节社火中的重要项目,在鼓队的带领下,村民们到附近的庙宇、村民平时集中活动的场地打鼓祭祀地方神(如山神、土地神等),而打太平鼓的地方自然也绝对少不了唱太平歌。

六、兰州太平歌保护与传承的思考

春节是兰州太平歌表演最主要的日子,如今在春节的民俗节日活动中,太平歌被无端的精简了。一方面是受到了现代文化场域的影响,太平歌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就是民间艺人离世,太平歌渐渐失传。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认为:“民俗信息的‘传’的传统形式正在与现代大众传播的‘传’的形式形成了全面碰撞和微妙的重整嫁接,必然引起民俗学的密切关注。”^[6]

作为一种边缘民俗艺术,太平歌是兰州的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要保护和传承兰州太平歌,就需要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构建起适合其发展的和谐文化生态环境。兰州太平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必须要发挥主导作用,为兰州太平歌的传承搭建平台,对相关的歌手给予生活资助,对于他们的传承活动给予经济和物质上的帮扶,定期组织有关兰州太平歌的主题演唱活动。教育部门可以有针对地编写课外阅读教材,让兰州太平歌的传承人走进大、中小学的音乐课堂。而作为普通的民众,我们应该保持对兰州太平歌的热情,让更多的年轻人都能认识到这一民间的独特艺术,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研究者

应该不失时机地积极做好保护和抢救工作,通过村落调查、个案分析或大文化圈的研究,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保护和传承兰州太平歌,吸收社会资金和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社会团体,进行兰州太平歌传承的交流与发展。把兰州太平歌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层面。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这个层次通常被称为群落。如果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那么,在生物层之上就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在生态上有一种共存关系”^[7]。兰州太平歌的生存现状,更多的是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在充分享受现代化巨大进步的同时,自然生态的破坏到人文生态的破坏,使得民间文化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的创伤,因此,保护和抢救兰州太平歌已刻不容缓。

总之,兰州太平歌产生于民间服务于大众,构建利于其生长的文化生态,才会使民间艺术真正有了活水清源,走上可持续传承与发展的道路,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吴鼎新,修,黄建中,纂.乾隆皋兰县志:第八卷(风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 [2] 刘英麟.兰州太平鼓的缺失[N].甘肃日报,2005-07-25:6.
- [3] 李建斌.陇人寻根[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25.
- [4] 皮埃尔·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
- [5] 关敬吾.民俗学[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19.
- [6]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79.
- [7]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53-154.

A Survey of Lanzhou Peace Song

LIU Yuan-ping

(Department of Music,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Abstract: Lanzhou Peace So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anzhou Peace Drum performance. It is a way of original ecological singing accompanied with the most primitive folk instruments like Peace Drum, gongs and cymbals performed in the form of local folk activitie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Together with Peace Drum, it brings about a combined effect of pens and swords with solemnity and humor. It is vital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music forms and melody features of Lanzhou Peace Song for it is facing extinction. As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folk culture in a unique period, it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values of Lanzhou Peace Song in folk activitie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Key Words: Lanzhou Peace Song; Historical Origin; Status quo; Performance Forms; Performance Theatre

[责任编辑 劳玉灵]